

流年碎影

香云纱

胡笑兰

看父亲年轻时的照片，他身材欣长，笔挺，头发茂密，梳成流行的样式，中分或平顶。颧骨和鼻梁都很高，一双眼睛细长，笑起来跳跃着细碎睿智的光。他还有点小资，在寡淡的生活洒点盐，在心灵的小屋打开一扇窗，让阳光时不时地照进来，于是平常的生活也能过得活色生香。

譬如，他出差常常会带回来些小玩意儿。一个菜品，一本小人书，抑或是一套紫砂壶。他一样样从旅行包拿出来，告诉母亲说：“喏，这是香菜籽。”捻着细小油亮的香菜籽，和母亲细致地说栽种的方法。于是我家便有了芫荽，我是和父亲学吃芫荽，并自此热烈地爱上它。

还有炒面。父亲边绾袖管边走进厨房，“孩她妈，我今天露一手，炒面”。我们便欢天喜地，围着灶台，吞着口水，等那油汪汪、喷喷香的炒面出锅。

“瞧你，一顿用了我半月的油票。”母亲姣好的面容，掩不住娇嗔，浅浅的笑。

要知道这是在1970年代初的乡里小镇，那些东西并不能像现在稀松平常。

父亲独爱丝绸，大抵与他早些年的经历有关。二十世纪初生人的父

亲，少年时在徽州做过笔墨生意，青年时在池城开过瓷器店，合作化后又负责厂子里的营销，是个“跑外交”的人。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和经见的事，往往决定一个人的识见。在我看来，父亲大约是个有识见的人。在父亲的眼里，香云纱是他的一段历史，一种情愫。像一段旧时光，一本泛黄的诗卷，令他带着与生俱来的儒雅。

出门见客，当然不能寒碜，衣着往往是一张面子。父亲很讲究衣着，当然这里有母亲的巧手匠心，母亲常常把自己的孩子男人收拾得“光滑体面”。

有天，父亲从上海出差回来，带回了一块料子，正面亚光的黑色，深沉温润，反面黄褐色透着古雅。布料软软的，拿在手里，轻柔洒脱。他说这是“香云纱”，丝绸的再生仔。这更是一件稀罕物，那时的小镇大约还没有人见过。

父亲是能说会道的，否则他的销售也不会做得风生水起。

于是他又侃侃而谈：香云纱，还叫莨绸、云纱。做工复杂，须用薯莨的汁水对丝绸涂抹，再用含矿的河涌塘泥覆盖，晒几个日头，才能有香云纱的色泽与质地，是一种昂贵的纱绸。他还说这种薯莨植物与河泥料，

是广东和珠三角特有。因为穿着走路会“沙沙”作响，最初叫“响云纱”，后人以谐音叫作“香云纱”。

父亲的这个说法，多年后我在广东得到了应验。莨绸的晒莨染整工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为“香云纱染整技艺”。织好的白坯纱绸，拿到晒莨场，开始了它最为独特的晒莨历程，这也是一个和阳光、水、泥土发生接触与反应的过程。

糅以耐心、爱意与智慧，母亲的手工精致极了。裁剪缝纫，盘扣，一件父亲心怡的香云纱便诞生了。中式立领、盘扣、对襟，和着古色古香。内里还滚了精细的边，可以里外轮换着穿，父亲貌似有两件香云纱了。

古典高雅的香云纱小上衣，古风浓郁的经典造型，优雅怀旧，黑与褐的撞色，像是岁月交替的温存，隽永内敛，没有花哨的修饰，廓形优美，低调而有品位，流泻了无尽的优雅。

“香云纱的衣服穿在身上，越来越柔软，它不粘身，不起皱，清凉吸汗，穿的时间越长，吸了汗越久，越是日久弥新。”父亲口若悬河，说着还真地伸手捏起衣角，在额上搓揉了一下。听的人似乎懂了。

我后来真地懂了。真丝绸的蛋白纤维与人体有极好的生物相容性，表面光滑。当我们的肌肤与滑爽细腻的丝绸邂逅时，它以其特有的柔顺质感，依着人体的曲线，体贴而又安全地呵护着我们的每一寸肌肤。

1996年，我终于赶上了分房福利的末班车，在家里忙着装修新房，父亲来安庆看我了。陪父亲上街，在百货大楼的布匹柜前，父亲踌躇不前。父亲的眼里闪着灼亮的喜爱，顺着他的视线，我看见了香云纱。

转身我让营业员裁了一身的绸料，殷殷地递到父亲面前。那一刹那，我分明看见父亲欢悦的样子。迅即又听见父亲叹道：“装修哪里不等着用钱呢！”

听母亲说，父亲一回家就上裁缝铺了。穿上新的香云纱，在村街上踱步，从村头踱到村尾，村人便夸胡家爷爷衣服好靓。

“这是我兰儿给扯的料子呢……”父亲声音响亮，飘出去好远。

仲夏之季，穿一袭香云纱漫步于花间林下，风过纱鸣。一壶清茶，思古幽情，悠然而生，直叫人不知身处何年……

我想父亲大约很享受这样的心境。

游子心声

王 咀

刘学升



从蚌埠过了淮河，再往东行走约二十华里，便到了一个名叫“王咀”的村庄了。“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王咀地处淮河北岸，对面的淮河南岸是长淮卫古镇。东面距离王咀有六七华里、淮河与淝河交汇之处的是沫河口镇。

王咀，是我土生土长的胞衣之地。正是因为我的根在这里，我的窝在这里，我的魂在这里，所以，久在异地他乡、身为游子的我，每当在外面有些倦怠、疲惫，就会回到王咀，即便路途辗转，即便时间再短，也要来此休憩，将情绪打扫打扫，将思绪调整调整，将体能充实充实。我把一切都准备得妥当，再与我的胞衣之地辞别，然后上路。

今春的一个傍晚，我回到了王咀。在快吃晚饭的时候，村子里的路灯亮了。饭后，我到淮河大坝散步，看夜景。站在王咀的淮河大坝上，我看到了长长的泛着银青色的千里淮河，看到了来自蚌埠、长淮卫和沫河口方向的璀璨灯火。我头顶的上方，是满天的数不清的星斗；我背后的不远处，则是我家的老屋和院落……

次日清晨，我在此起彼伏的鸡鸣中起床，在鸟儿的“啾啾”声、雀儿的“喳喳”声中洗漱。这种情形，身处闹市的人包括我是断然看不到也是感受不到的。待吃完早饭，我顺着村中的水泥路，溜达到不远处我家的老屋前。

老屋的院子已长满了草。屋体还算结实，屋内空荡无几，显得很安静。曾在老屋生活过的家人，爷爷和姐姐虽已离开人世，却并没有走远——他俩所住的那个地方，紧挨着村东头。我相信爷爷和姐姐会经常来看看老屋。我也知道，老屋一定经常想着我回来看看它。

我对老屋情有独钟，老屋也知道我的心事。我的心中有个打算，那就是，我若有时间休一个长假，先将老屋修葺一新，再将院落整理一番，种上花草，栽上树木，起名“卫星书屋”或“王咀书院”，里面置上书柜、书桌和书椅，将我多年购买、收集的数部书籍存放于此，并不断更新，供村人阅读。待我退休回归王咀，就在此处

看书写作，接待老友，或品茗，或小酌，既能为发展村中文化尽我一份绵薄之力，又能解脱我长久在外漂泊的思乡之苦，放下我对王咀的乡愁。除了老屋，谁也帮不了我。只有王咀，才能成全我。

从老屋出来，我走上了淮河大坝。白天站在大坝上看景，与晚上站在大坝上看景，大不相同，它们各具风格，各有特色。我的面前，呈现的是一片丰饶的景象：蜿蜒的淮河，河里的船只，两岸的庄稼，坝下的树木，散放的牛羊……满眼是焕发着勃勃生机的春天。我做了几个深呼吸，新鲜的空气进入体内，我的肉身明显轻松了很多，感受到一种久违的豁然开朗。

我这次回到王咀的时日不算

短。几天里，我在王咀得到了阳光的沐浴，接受了春雨的洗礼，看到了美丽乡村医生学华阿姨走村访户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免费量血压、测血糖，吃到了发小五喜、表弟王东和怀芝舅妈亲手做的饭菜……王咀就是好啊！村子规划有序，村人保持良善，民风依旧淳朴。我喝过了村子的水，亲昵了村子的土，养足了精气神，这种惬意，无与伦比。

时候不早了，我又要像往常一样，收拾好行装，离开王咀，继续奔“前程”去了。

我走在王咀的春天里，心情很愉悦。王咀让青青麦苗儿和黄黄油菜花为我送行。我听到了麦苗儿和油菜花朵儿的窃窃私语，它们隐隐约约在说我这么多年在外漂泊，一直没有忘记出去和来时的路。待我下次回来，它们一定也是饱满的，成熟的。我听后，虽暗自有些得意，但并不飘飘然，因为我心里明白，这些麦苗儿、油菜花儿……它们和我一样，根在王咀、魂在王咀呢。

不管是人是物，不管你信不信，只要有根、有魂，且根不丢、魂不失，哪怕是千山万水，纵然是渐行渐远，他（它）永远都是鲜活的，他（它）始终都是存在的。我这么认为，并不是片面，也并非固执，而是我在对王咀——我亲亲的村庄的感情中，所得到的启示。